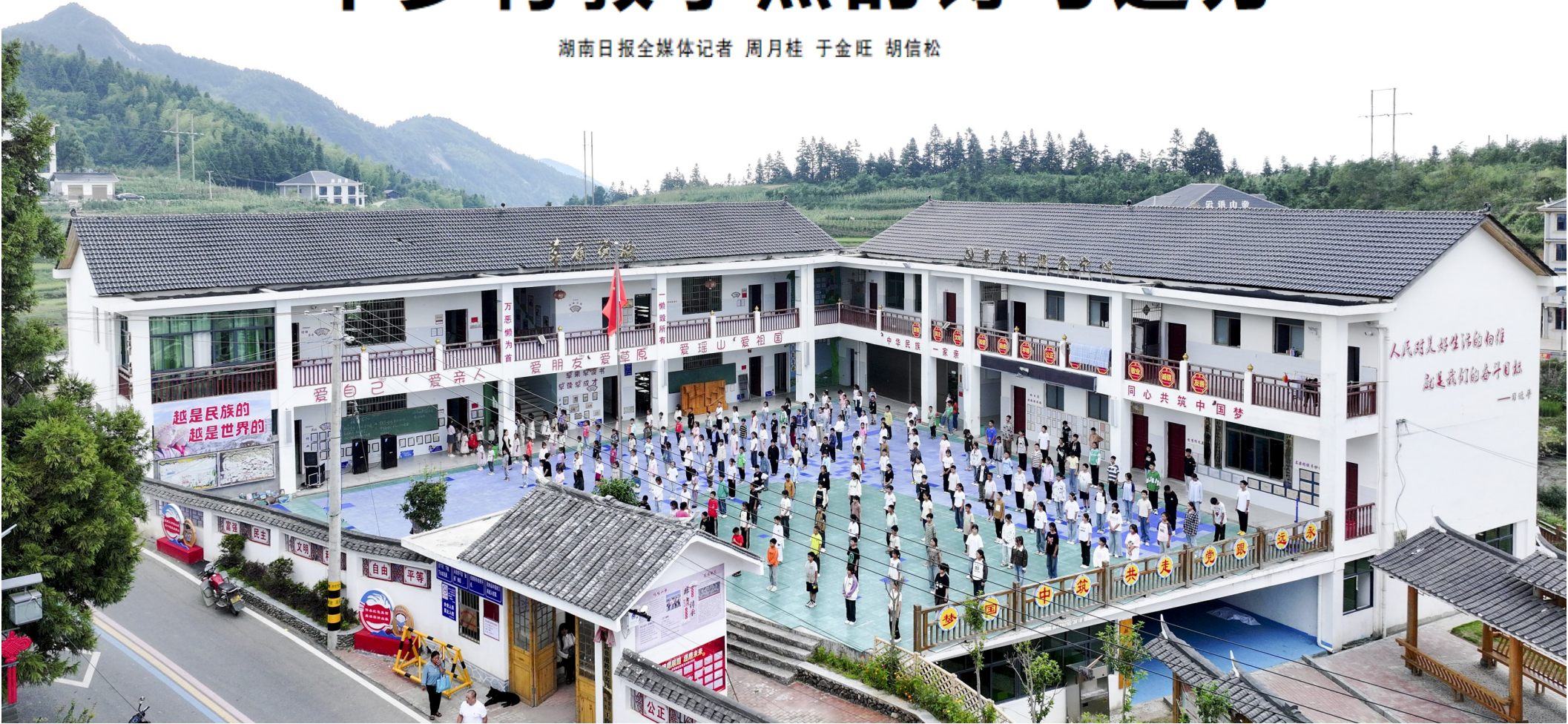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粒微尘般的草原村教学点，在瑶山白云深处发着它的光——

一个乡村教学点的诗与远方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月桂 于金旺 胡信松



9月1日，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草原村教学点。7年前，这个教学点从1个老师13个学生起步，如今有了25个老师257个学生。

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

学校：

从13个孩子到257个孩子，“一年一个头”

经过一个暑假，孩子们又蹿高了一大截。

“谭力萌，比我都高啦！”谭校长拉住一个七年级男生比身高。

7年前，草原学校也是在这个日子开学的，只不过，那时的学校只有1个老师和13个孩子，在一间租来的民房里上课。

草原村是一个瑶汉混居的村落，谭美珍出生于此，发蒙的学校就是草原小学，小时候，她最强烈的愿望是离开草原村，走出大山。

2017年暑假，走出去多年的谭美珍，却决定为了村里的孩子们回来。那时，她的身份还是隆回县城东方红小学老师，而草原学校的名字，出现在了计划撤并学校的名单上，老师走了，大多数孩子去了更远的学校上学，破败的教室门口，挂着“危房”的警示牌。

“一个村子没有学校，就像家里没了孩子。”村里的老人泪眼婆娑地跟谭美珍说。

“草原村那么美，谁来守护它呢？”谭美珍说，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，才会有热爱乡村建设乡村的力量。

为了保住这个乡村教学点，2017年，谭美珍以支教的名义回到了草原学校。2018年，又悄悄地把编制调回了草原学校，稳住了草原学校，也让学生家长放下了心。

最初的日子十分艰难。草原村的冬天出奇的寒冷，常常有大雪封山，生活物资无处采购，水管冻住了，生活用水只能靠挑。

在大家的坚守中，草原学校慢慢长大。每一年的开学季，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：永远不够的老师、教室和宿舍……“就像一个孩子，他长得太快，一年一个头，父母给他置办的衣服，转眼就嫌小了！”谭美珍说，这是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后来，草原学校有了新教学楼，又陆续得到很多资助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接力相助，师资一年胜过一年，谭美珍自夸：草原学校是“全国师资力量最强的村级教学点”。

现在，小小的学校已经有了9个年级的孩子，200平方米不到的操场，拥挤着200多个孩子。还好，草原村给了孩子们美丽的高山跑道和广袤的田野。

6月28日，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草原村教学点，来自湖南大学的志愿者徐逸凤与学生们合影。

课堂：有花、有鸟，有诗歌、有音乐，还有远方

很久没下雨了，孩子们自己开垦的劳动基地里，土结成了硬块，蔬菜都有些蔫蔫的。一开学，大家就开始浇灌自己的菜园和花园。

五年级的孩子获得了第一批上劳动课的权利。他们像一群麻雀飞进菜园，很快就把玉米地的老玉米全部摘了下来，又撒下今年第一批萝卜种子。

在草原学校，每个孩子都有一块责任地，日常要负责除草、浇水等。孩子们还会跟随老师下田收水稻，上山挖草药、采猕猴桃，把草药种在学校的劳动基地上，把猕猴桃酿成芬芳的美食，在劳作中，感受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。

非遗课上，明亮的呜哇山歌响了起来，草原学校的最后一丝忧愁此刻也消失了。课间操时间，孩子们跳竹竿舞、走模特步，自信而松弛。周六，草原村的老人们来教孩子们吹笛子、打八音锣鼓……

草原学校的诗歌课，是志愿者韦彪上学期带来的。“今天有诗吗？”韦彪老师总是这样问诗歌班孩子。孩子们的诗歌里，总有一些灵光一闪的句子，让人惊喜不已。不爱说话的蒋松好爱上了写诗，甚至为自己的诗谱上了曲子。

“他们不必成为音乐家或诗人，只希望一支竹笛、一支山歌、一首诗，能在人生的风雨来临时，让孩子们情有所寄、梦有所

托。”谭美珍这样阐述特色课程的意义。

学校还有徒步日。从草原学校出发一直走到香炉山，单程10余公里，孩子们跟随老师采野花、捡松果、追风……固定的项目是林中读书，秋叶簌簌，鸟鸣啾啾，琅琅读书声和香炉寺钟声应和，山中岁月的静美深深印在了孩子们的心中。

“大自然是我们最美的课堂，日出时学校在鸟鸣中，风起时学校在云端上，夜幕降临时学校在星空里。”谭美珍用诗一样的语言说道，“乡村教育是一件浪漫到极致的事情。”

草原村每天都有变幻的云海，永远看不够。晚饭时，常有人喊“快来看晚霞”，于是老师和寄宿生一起，端着饭碗看晚霞。



6月28日，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草原村教学点，学生们在课间操时间跳竹竿舞。

孩子：

可能去征服一个宇宙，也可能喂马、劈柴、煮人间烟火

谭美珍在草原村种了几小丘水稻，眼下已经陆续成熟。

这片稻田，总让她想到草原学校——也许它先天条件不好，但它能和周边的花鸟虫鱼一起，从容安居在山水之间，到了秋天，也许产量不高，但也能收获一片金黄。

这个暑假，在长沙举行的首届“青芒果”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，草原学校的孩子又一次闪闪发光。

实际上，走T台、朗诵、唱山歌，这些融入日常的特色课程，早已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也很自信、舒展。三年前，2021年“华韵之声”全国语文诵读大赛中，孩子们就获得了团体组的全国总冠军。还有，在中部五省举办的“武陵山原生民歌大赛”中，他们获得了线上第一名；孩子们关于自然与美的手工作品，有4件被李自健美术馆收藏；诗歌班成员的诗歌在《火花》杂志上发表了……

更大的成绩、更动人的光彩，在孩子们的脸上。有个叫胡波的孩子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，但他很快乐、很热情，劳动课上得最好，挖土、种菜，什么活都干得像模像样，所有人都喜欢胡波。有一天，四年级的胡波竟然能做两位数的乘法了，这让老师们简直喜极而泣，胡波涨红了脸，又骄傲又害羞。

谭星锐的眼睛里有星星，每次别人问她在哪里上学，她就会挺起胸膛说：“草原学校！”那模样，就好像她在清华北大上学一样。

英语不好的孩子，走台步走出了国际范；调皮的男生，成了一个孝顺体贴的大男孩；内向的女生，开始放声唱歌……

“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都会有自己的人生。我们要培养的，是热爱生活、热爱家乡的乡村孩子。”谭美珍说，草原学校的孩子，不一定都会成为大学生、大人物，但如果他们能成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人、一个快乐的人、一个自食其力的人，那便是乡村教育的成功。

在“青芒果”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决赛舞台上，孩子们朗诵的诗歌是这样结尾的：“可能去征服一个宇宙，可能造福一方，也可能喂马、劈柴、煮人间烟火……”



9月1日，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草原村教学点，学生在教室吃午餐。



9月1日，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心学校草原村教学点，谭美珍带领学生在她们自己开垦的劳动基地里讲述辣椒的故事。

老师：带着辽阔的爱，从四面八方风风火火赶来

教师节前夕，诗歌班的孩子们在写诗，这些写给老师的诗，有些与众不同，字字句句，都在说别离、道不舍。

“老师，请记住我们，淘气的模样；请记住我们，乖巧的模样”“即使你离开，我们也会把诗一遍又一遍地写下去”“老师啊，我忘不了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，清晨的阳光，微微吹过的风”……

草原学校的孩子，是习惯别离的。因为这是一所由天南地北的志愿者、支教老师和在编老师一起撑起来的学校。每年，孩子们都要和一批老师说再见，再迎来更多的新老师。

上一次离别是在今年7月，所有的老师和孩子都哭了。

“你们要好好学习，让我们顶峰相见。”来自湖南大学的志愿者梁云迪对孩子们说。

“谢谢你们治愈了我，也让我找到了理想。”志愿者张婷说，正是这些纯净的孩子，让她坚定了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。

志愿者徐逸凤哭得最厉害，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带来诗歌课的韦彪老师和孩子们约好，新学期尽量每周都再来上一次诗歌课。

孩子们太喜欢志愿者老师了，期末最后一次徒步，好几个小孩几乎是挂到了他们身上，希望能跟他们多相处那么一会。

廖丽新老师也离开了草原学校。廖老师是谭美珍的同学加好友，隆回一中的优秀语文教师，也是2017年给孩子们捐赠第一批校服的人。

2023年，草原学校有了七年级，廖老师受邀而来，却被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吓坏了：“七年级竟然有3个孩子认不得多少字。”她利用课余时间一遍遍教孩子认字，然而，今天记得的字，隔天就忘记了。反反复复多次后，廖老师终于释然了：“以爱为底色，做面对现实的教育吧。”她带着孩子

们阅读、徒步、吹葫芦丝……在日复一日的白云变幻中，越来越笃定，越来越懂乡村孩子。

草原学校的美育课程，都离不开一个人——慧子老师。慧子老师在北京居住多年，事业有成，生活优渥，2018年，她放下北京的一切来到草原学校支教，一直服务至今。她是草原学校的美术、音乐、劳动老师，她给孩子们设计了完整的美育课程体系，带他们领略“薄云之美、云海之美、群山之美……”

支教的老师，像山间的白云，来了又走，去了又来，但很多东西沉淀了下来，比如诗歌课、阅览室、手工作品……

又是一个开学季。又有一批新的老师、新的志愿者来了——来自隆回二中的4名支教老师，来自邵阳市滑石小学的尹浩老师，薪火相传的3名湖南大学志愿者以及4位选择了草原学校的师范院校毕业生——他们，带着辽阔的爱，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让乡土可亲 乡村教育

周月桂

草原学校的孩子，发自内心地热爱着这一方乡土。

孩子们爱生活、爱自然，爱学校、爱村庄，爱唱呜哇山歌，爱打八音锣鼓。他们是瑶山的小主人，有着最落落大方的态度，不带一丝自卑与局促，主动向每

个走进校园的客人打招呼，随时准备为你介绍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校、展示明亮的国家级非遗呜哇山歌。

“乡村教育是点亮乡土的光，它不该是为了让孩子离开乡土，而应是让孩子热爱乡土，进而建设与守护乡村。”谭

美珍在草原学校实践着“面对现实的乡村教育”，她相信，瑶山的沃土，会赋予孩子们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。如果孩子们走出大山，他们会有无限宽广的未来；如果他们留在这片土地，他们也会是诚恳、结实、快乐的“新农人”。